



# 兩個收生婆

艾芜等著

洪

夙



洪天賜教授捐贈

# 兩個收生婆

艾 芜 等著



Ang Tian Se  
Jabatan Pengajian Tionghoa  
Universiti Malaya  
Kuala Lumpur.



洪壇文化企業公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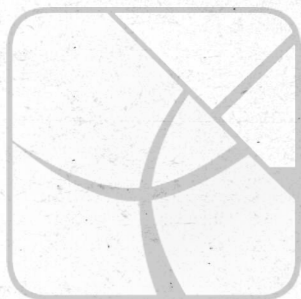
天顯縣志



Ang 111 30A  
Jabatan Pustaka Negara  
Universiti Malaya  
Kuala Lumpur

# 目次

两个收生婆	.....	( 1 )
我的爱人	.....	( 11 )
解疙瘩	.....	( 17 )
洋官与鸡	.....	( 26 )
光棍汉	.....	( 37 )



## 两个收生婆

唐家堡有两个收生婆：一个是高来顺老婆，村里大人小孩都喊高大娘；另一个是刘仁贵老婆，村里大人小孩都喊刘大婶。

在山沟小村里，和城里镇里不一样，从来没听说过什么产科学校啦，妇科甚啦的。收生婆多半是些年纪大的老婆婆们，因为经的见的多了，便照着老人们留下的法子，自己琢磨着给别人接生。高大娘和刘大婶这本事，可就是这样学会的。经她俩手里接下来的娃娃，少说也有四五十个，不过死了的要比活着的多。就拿活着的来说：因为接生时不讲卫生，长疮带病的，又要比活活跳跳的多。说到产妇，由于生娃娃得了什么产后风啦，干血癆啦，肚寒啦，腿痛啦……，就更数不清了。甚至连娃娃带大人一齐送了命的也不在少数。

其实，不光唐家堡是这样，到处村庄里都差不多。因此，人们对生娃娃又喜又怕：喜的是添儿添女，增入人口；怕的是出漏子，闹不好落个家败人亡。村里人有句俗语道：“生娃娃不是玩耍的，盆盆边上跑马咧！”可见老百姓把生娃娃

这件事，看得多么危险了！

农村妇女这种痛苦，县上妇联也看到了。今年春天，县上开办了个接产训练班，专门就为了改造这些旧的收生婆，教她们学习科学的接生方法。

一天，县妇联工作员李素，来了唐家堡，动员高大娘和刘大婶去住接产训练班。李素把过去收生的缺点讲了一阵；又把新接生方法的好处，说了半天。但不管说成什么，高大娘和刘大婶直摇头。高大娘说：“没见过！收生还住什么学校哩！听也没听说过！再说我媳妇也快生养了，我也离不开。”刘大婶说：“说句大话吧，经我们手接下的娃娃，比你们见过的也多，老人们留下的法子，可不能轻易改变。再说我闺女也快生产了，我也是离不开！”李素见她两个无论如何不去，也不好强迫。后来就把农会主任唐老大家儿媳妇张月娥动员走了。

高大娘和刘大婶不乐意去住训练班，一方面是信不过那些洋办法，觉得自己的手艺满高明；另一方面高大娘媳妇和刘大婶女儿，确实肚子一天比一天大了。不过两个人所指的倒是一个人；原来这两个收生婆是儿女亲家。提起这门亲事来，很有点意思，不但两亲家是同行同道，门当户对；就连小两口也配了个合适。说起来话就长了：

高大娘如今五十来岁，长得又小又瘦，两条眉梢和咀角向下弯，一看就是副哭相。她一生差不多哭了半辈子。老汉

死了以后，只留下她和儿子两口人。儿子的名字挺奇怪，村里人叫“疤子高冲不动”。“疤子”是句土话，意思就是有一脸麻子；“高”这没有什么讲头，因为他家姓高；“冲不动”怎么讲呢？这和高大娘的爱哭很有点关系。

原来高大娘开怀早，在生冲不动以前，生过五个娃娃，可是如今只剩下这么个独苗子，以前家里挺穷，她男人高来顺给唐欣老财当长工，高大娘生下第一个娃娃的时候，正好唐欣老财大媳妇也生下孩子了。唐欣老财初得了孙子，喜得了不得，怕媳妇奶娃娃熬着，决定要雇个奶妈。作完满月后，唐欣老财对高来顺说：“来顺，听说你媳妇奶多，给我孙子贴上些奶吧！一天来上两三回，我一月帮上你一斗米。”高来顺见是主家说的话，又是一天才去两三回，又是一月给一斗米，就答应了。

开头，高大娘一天去三回，那时奶足，奶了财主家的，也饿不着自己的。以后，财主家娃娃一哭一嚎，就叫去喂奶。一天去五次六次都没一定。再以后，人家嫌叫得麻烦，索性早晨一去，就留住不让回来了，一直到晚上，把人家娃娃奶得睡着才能回家。回来以后，两个奶都空了，娃娃吸上半天，只能吸些稀水。虽然白天她婆婆也喂些米汤面汤的，但是娃娃奶吃不饱，看看，看看，一天比一天瘦，最后只剩下皮包的一把骨头，拖了没半月就死了。高大娘气得大哭了一场。高来顺说：“咱家穷，为了赚一斗米，没法。咱还年

轻，死了再养！”

过了一年多，就生下第二个娃娃了，可是一落地，就得了个抽风病，高大娘想请城里医生看一看，高来顺计算了一下，把眉头一皱就说：“请一回医生车钱一吊、脉礼两吊，连上吃药待饭，至少也得五六吊，顶我半年工钱。娶你时向财主借的钱，如今连利钱还没还清咧！”高大娘没法，后来就把出嫁时的一只戒指卖了，请了个神婆给治。神婆给娃娃灌了半碗香灰水，当时就灌死了。高大娘哭着不答应，神婆上了神，说是生娃娃时窗子没关紧，叫旋风鬼冲死了。

第三个娃娃，三岁上出了一身痘子，拖了十来天就死了。后来求瞎子打了一卦，瞎子说是娃娃不到七岁魂魄不全，碰上穿白戴孝的人冲死了。高大娘又哭了一场。

第四个娃娃是小产了的。那时正是收麦，高大娘肚子已经七个月了，还上地拾麦子，拾着拾着就在地里小产了，差一点还要了大人的命。那时，瞎子神婆们，又说是什么什么冲着啦，吵嘈了一气。

第五胎一肚子生了两个，一个男的，一个女的，村里老年人都说这是怪胎，是童男女转生的，两个都养不大，只有扔掉一个，那个才能活。高大娘一狠心，就把女的捺在尿盆内淹死了。因为怕留下的这个又被什么冲着，于是就给起了个厉害名字，叫“冲不动”。碰巧冲不动长大成人了，性情又老实，受苦又有劲，只有四岁时候，出了一身天花，后来

就闹下一脸麻子。脸上有了大缺点，家又穷，所以二十五六岁了还没娶过个媳妇。

高大娘生头一两个娃娃的时候，也是请收生婆收的生。以后几个，就是自己琢磨着收拾。因为亲身经过得多了，多少摸着了点门路，遇着邻家一些媳妇们生娃娃，常请她去帮忙，再以后，高大娘就专门干起收生的事了。

刘大婶也是五十来岁，乍看起来吃得挺胖，园盘大脸，脸上的肉直往下垂，肚子高高的，好象经常怀着几个月的娃娃。胖得有点过火，连上眼皮都胖了；脸上颜色却很难看，象一张黄表纸。说实在话：刘大婶是害着水鼓（病旁）病，全身浮肿了。

刘大婶只生了一个闺女，如今二十二岁啦，名字叫“害娘”，因为生她，把娘可害个不浅！

刘大婶二十七八才开的怀。怀娃娃的那年正是闹灾荒，每天吃糠吃树皮，又因为年岁大了，生娃娃时候费了很大事，整整闹了一天一夜，流了很多血，才生下这个闺女。乡下人生娃娃都是坐在灰上生，生下以后又要按老人们留下的法子坐三天三夜。刘大婶照样也坐了三天三夜，把坐的灰都和成泥了，闹了几次血迷，喝了几碗小孩子尿，病了半年，差点还要了命，以后就得了个水鼓（病旁）病。因为这个缘由，刘大婶把闺女就叫成了“害娘”。因为自己生孩子受过制，以后村里一有生孩子的，她就跑去帮人家收拾。这样经的见

的多了，慢慢也就学会了这本事。再以后老汉死了，家里又没法过活，就专门当了收生婆。

说到害娘，倒是个好闺女，长得模样挺俊，心又灵，手又巧，性情又温和，只是小时候中了点胎毒，头上害过疮，大了以后就变成了六七处秃，如果把头发剃光了看：好象冰雹敲了的西瓜。因为有这么点短处，说媒的不多，刘大婶对闺女又亲，高门不来低门不就，这样拖到二十二岁了还没出嫁。

前年冬天村里闹了土地改革，高大娘和刘大婶两家都分了地，碰巧两家的地又分在了一块。冲不动上地做活；害娘也上地做活。有时两个也相随着去，相随着回家，少不了也谈谈说说。遇着害娘地里不会的营生，冲不动也常指点指点，帮助帮助。害娘也给冲不动绣个烟口袋啦、甚啦的。冲不动心里常想：“有这么个媳妇多好！”害娘肚子里也常思谋：“要有这么个好男人就好了！”两个人不言不语就相好了。到了地里，两个人又说又笑动弹得挺起劲，回到村里就装没事人，两个人见了面连话也不搭，好象谁也不认识谁。

可是没有不透风的墙，慢慢村里人就看出这个门道来了。后来农会主任唐老人给作了个介绍，去两头大人跟前说合了说合，高大娘和刘大婶，见儿女都愿意，俩亲家又是同行同道，门当户对，两家大人都没意见。

收完夏，冲不动和害娘就结了婚。小两口结婚以后，相

处得更亲热，仍然是一块上地，一块动弹。

高大娘有了媳妇，日夜盼抱个孙子。过了几个月，媳妇突然病了，又呕吐，又想吃酸的，高大娘是有了经验的人，料到七成是有喜了。果然，媳妇的肚子慢慢大起来了。高大娘乐得合不上咀，眉梢都朝上飞起来了。刘大婶听到这事，也挺高兴，两个老婆也常悄悄问害娘甚时有有的？几个月了？又忙着算计生产的时日。

到今年六月里，害娘快生产的那几天，全家人可忙了。刘大婶因为闺女是头胎，早早就住在闺女家，一面帮闺女预备尿布尿垫啦，一面等到时候给收生。那时村里妇女们都羡慕地说：“看人家害娘多有福，守下两个收生婆！”高大娘和刘大婶也挺有把握，提起来也常得意地对人说：“县妇联李同志还动员我们去学习，哼！不住那些学校我们也会，收生也不是十次八次了！”

一天刚吃过早饭，害娘忽然觉得肚子痛，心头也突突乱跳，高大娘和刘大婶一见这阵势，知道是要生产了，忙把害娘扶到屋里，又吩咐冲不动赶快熬米汤。院邻有个张三嫂，也跑来帮忙，同时也想看看两个老把式的手艺。这时家里已经忙乱开了：门窗关了个严密结实，高大娘从炉坑里掘了两锹柴灰，铺在炕上。刘大婶帮闺女脱去裤子就坐在灰上，张三嫂坐在产妇后边搂着腰。……

冲不动在院里锅台上熬米汤，窗户外边爬了些邻家女人

们听动静，都等娃娃落地一声哭。可是等了很久，却没一点声响。又过了一大阵，才听高大娘声音说：“亲家，不对，这是娃娃的膝盖！”刘大婶的声音说：“不是，亲家，象脑瓜盖！”又听高大娘声音道：“他三嫂，使劲搂！”又听刘大婶声音道：“这娃是个懒娃！”……开始还听见害娘哼哼吱吱叫喊，随后什么也听不到了。这样一直拖到太阳到正南，娃娃还没生下来。

房子里热得象蒸笼。害娘这时脸色灰白，头倒在张三嫂肩上，头发散开了，眼睛半睁半闭着，比死人只多了一口气。张三嫂搂腰的手也麻木了；高大娘和刘大婶手上糊满了血和灰；衣服都被汗水渍湿了，急得没法，高大娘忙跪在观音菩萨前烧香许愿，但一把香快燃完了，娃娃还是没生下来。

刘大婶看到闺女这模样，急得一把鼻涕一把泪，忽然“嗖”的从裤带上取下个秤钩子，对高大娘说：“亲家，如今只能顾大人的命了！”这下高大娘可急坏了，她知道这是收生婆们最后的法宝，遇着难产下不来的时候，就用秤钩伸进去，勾着娃娃的天灵盖拉出来，有时是伸进剪子去，把娃娃的胳膊腿剪开来，一件一件往外取。

高大娘见刘大婶要毁她孙子，忙抓住刘大婶拿秤钩的手，哭着说：“这可使不得！亲家，千万不能下这手！”刘大婶说：“眼看大人不行了，我闺女要有三长两短，谁担得起这沉重？！放开手吧，亲家！”高大娘也生了气，大声说道：

“你不能毁我高家这条根啊！这是我高家的骨肉呀！”两亲家一面夺秤钩，一面吵嘈。随后就连骂带拉扯，滚打在一起了。

张三嫂急得直叫喊：“快来呀，快来人拉一拉架呀！”窗子外边的人都急了，但门倒关着，谁也进不去。冲不动更急坏了，气得直跺脚，死命推门。可是门推不开，房里两亲家仍然在撕打。

正当这时，从大门外跑进两个人来，跑得满头大汗，前头一个是县妇联工作员李素，后一个就是唐老大儿媳妇张月娥。原来张月娥已从接产训练班毕业了，今天相随着李素回村来开展妇婴卫生工作。他俩刚进村，就听街上人们传说这件事，所以急急忙忙跑来了。

这时，房里张三嫂，早已拉了些被褥枕头，垫在害娘身后，自己抽身下炕把门开了。进去几个女人，忙把两亲家拉开。只见高大娘脸上被抓破几道，刘大婶嘴里也在流血，但两个人仍然在拍着手对骂，急得没有一点办法。

李素和张月娥，进去看了看这阵势，摸了摸害娘的头，按了按脉，忙说道：“产妇已经用尽力气了，要缓一缓才好生。再说生孩子不能坐着，应当躺下生！”高大娘和刘大婶，见来的是她两个，心里就有五分看不起，觉得：“我们都没办法，你们年轻小媳妇能有多大本事？！”又听说让躺下生，更不同意了，齐声说：“睡下生？老人们就没留下这

个规矩！”李素和张月娥见事情很急，也顾不上给她们多解释，只是说道：“你们放心好了，我们保险！”高大娘和刘大婶自己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来，就只好由人家去摆。

李素和张月娥把窗户打开，让屋里空气流通流通，又叫打来些开水把手洗干净，把指甲剪了。又吩咐预备些新布片新棉花等物件，放在笼里蒸……。然后把害娘挪到干净地方，扶着慢慢躺下，把下身揩净，详细一检查，胎位还没摆正，露在外面的是娃娃的肩膀，两个人忙给害娘喂水，轻轻摸着肚子摆胎位。

院里站的女人很多，都很关心这件事，大家静静地等着，约摸等了两三炷香工夫，忽听房里传出了娃娃的哭声，人们这才舒了一口气。接着张三嫂跑出来说：“人家那办法真巧，刚生下来是死的，她们放在温水盆里洗了洗，倒提着娃娃的腿，在背上拍了几下，娃娃就哭了！”她一面说，一面用手比划。高大娘和刘大婶也高兴得笑了。

故事就这样完了。后来怎样呢，听说县上第二期接产训练班开学的时候，高大娘和刘大婶也都去了。娃娃如今三个月了，吃得又白又胖，害娘身子也很结实。

（马烽作）

## 我的爱人

两个闲得无聊的朋友，真讨厌，竟寻起我的开心来了。偏把一个毫不相干的小女人，联在我的身上，硬派为我的爱人；他们两张咀巴一齐说，全不由我分辩。结果，我生气了，连不十分入耳的话，也回敬了过去。不过平心静气地想想，他们无理取闹，也不是凭空飞来的。因为我一听到那小女人唱着凄婉的歌曲，总不知不觉地，在脸上，口上，流露出悲恻的心情。

这可笑而又可恼的事，是发生在印度洋边的仰光 Lockup（拘留所）里面；我同两个朋友都因犯了政府的第 X 条法律——据说是犯了危害当地政府的罪，被英帝国主义请了进去。那时正是一九三一年的春天。Lockup 内的房间，满漂亮的，电灯和西式毛厕，通不缺少，同我在仰光郊外亚弄区住的缅式屋子一比，无论如何，我的物质生活，总算大大地抬高了一级的。不过住久了，也讨厌，何况又缺乏生活的要素——自由呢。大概因为三个中国人都是政治犯的原故吧，一进去就同别的囚犯隔开；于是一间屋子，便成了我们三个

人占有的世界了。而三个人，在外面，就彼此怪熟悉，因此，处在这个无聊的世界里，便简直找不出一点新鲜的有趣的故事，拿来挂在咀上。大家只有即景生情地在对方的身上，栽诬一点令他笑也不是气也不是的趣话。我们就这样地把整天整天的好时光，全放在互相打趣的游戏里了。

另外还有一点高兴的事情，就是每天午饭后，看守的印度胡子把铁栏门打开，让我们到屋后一条露天的过道上散散步。仰头看看蔼然可亲的蓝空，总是喜欢得高举两臂，想把鲜美的空气，完全吸进肺里。有时望见一只不知名的飞鸟，闪着黑的翅子，在晴明的空中掠过，飘渺的遐思，便好象给它的双翼载去了，寂寞的心地上，跟着泛起了淡淡的乡愁。

过道对面，排立着些较少的房间，担头垂着疏疏朗朗的绿叶藤条，门上挂着 Female Cage（女囚室）的黑漆木牌。这，打动了我们好奇的心，每次散步时，总要悄悄地立在窗下一会儿，打算看看里面的女囚徒。但每一间都是阴沉沉的，只装满了冷寂，没有半个人影。

有一夜，忽然 Female Cage 那边传来了女人的歌声，正坐得乏味的我们，便一齐给歌声擒住了。屏着气，听下去。

.....  
呵，我认清了，你们是谁呀！

把我丈夫杀在芒果林里的，  
可不是你们这些毒蛇吗？  
茅屋也给你们放火烧了。  
如今又把我捉拿，  
请，要打就打，要杀就杀。  
你们这些毒蛇呀！

.....

一个印度胡子大声喝止着，歌声如同胡琴断了弦一般，立即停止了。

“真是一个可怜的女人呵！”

这叹息象给弹簧一弹，突地从我心里跳了出来，两个朋友虽不十分懂得这缅甸的歌曲，但那女性声调的哀婉和凄怆，却也穿透了他俩的心灵；因为，他俩的眉宇间，登时浮动着一脉惻惻的同情。

夜深，腰部带着一大串锁匙的印度胡子，走到铁栏门前查看的时候，我们就找些话问及那唱歌的女囚犯。从他那不高兴回答的咀里，也打探不出什么，不过约略知道那有着哀婉歌声的女人，确是从沙拉瓦底县 (Tharawaddy District) 捉来的“强盗婆”。

谁不知道沙拉瓦底县是一九三〇年十二月缅甸农民暴动的发源地呢。那女人，无疑地是一位反帝战士的妻子了。于是，在我那对她有着哀怜的心上，不知不觉地，又添上了庄

严的敬意。并且由那女人歌里的意思，我就懂得暴动的农民为什么要用那样奇怪的旗帜了。在我被捕之前，曾看见英政府从农民那边夺回来的旗子，是一幅三角形的白布，绘着一条遍身鳞甲的大蛇，给一位威风凛凛的神人踏在地上挣扎。那神人有着一副雷公咀，头上顶着小尖塔，手肘上长着一对翅子；左手捏着蛇尾，右手的刀作着快要砍下的姿势——这显然是一幅英缅斗争的剪影，巨蛇不正是象征着毒害全缅甸的帝国主义吗？

一九三一年的缅甸，正在开始咆哮的时候，每天铁栏门前阴森森的过道上，总有一队庞杂的足声，伴着铁链的 噪响，聒耳地流了进来。我们把眼睛嵌在铁条缝里，就看见椎发文身，着有红绿布裙的农民的影子，带着愁苦的棕黄的瘦脸，一个个晃了过去。间或还有披着黄色袈裟裸露半臂的僧人，垂着光濯濯的头，也同他们一块儿被押着走。但这些犯人，通关不上一二天，就都又配到仰光中央监狱去了。留在这个 Lookup 内的，只是些案情不重的囚徒。至于那个会唱歌的“强盗婆”，却拘在这儿比较久些，也许就是因为是女人的原故吧？

她在 Female Cage 里面，每天总是无缘无故地咒骂，吃饭盘子常常给她摔破。连凶神恶煞的印度胡子，也有点感到棘手了，当她高兴要唱的时候，也不敢怎样严厉地去呼喝，只远远地皱着眉头，对她摇手。我们头一天散步，还喜欢去。

望望她，但不久大家就觉得怕了起来。因为她一望见谁在望，便马上凶狠狠地盯了过来，眼里射出恶毒的光芒，一直要射进你的骨髓和脏腑似的。并且，自进来以后，她的面孔，一天更比一天凶恶，头发乱蓬蓬地散到额前，黄黑的两颊深深地陷了进去。见了任何一个人影，就好像快要露出牙齿来痛咬一般。然而，她唱的歌曲，却老是含着无限的哀楚，无限的凄怆，无限的悲凉。有一次偶然听到——

儿子和猪一块儿烧死在灶旁。

这么一句的时候，我的眼里忍不住涌出泪水了。但我的两个不懂缅甸语的朋友，却渐渐地感到厌倦，甚至嫌恶起来。于是，把她硬派为我的爱人的趣话，就在这些时候使用出来了。虽是我也诚诚恳恳地加过解释，然而，这趣话，却在无聊的光阴里面，长出翅子，飞翔起来。只要一听见歌声，他两个鬼东西就四个眼睛有意思地笑了起来，对着我说：

“听，你的爱人唱起来了。”

在散步时，那就更糟糕，他两个坏家伙，便互相用肘碰我道：

“唉，去安慰人家一下吧！”

接着就哄笑起来。看着自己流露的同情，只换来恶毒的讪笑，就是石头也会气得爆炸了。……每天，每天，我总是不愉快地度着囚犯的日子，就是露天过道上的愉快散步，也不多享受了。

不久，我们三个人受了帝国主义的判决：逐出印度和缅甸。于是，Lockup 的无聊生活，便轻爽地结束了。等到押送我们的海船浮在深蓝的印度洋上，看见远远的陆地变成一线黛痕的时候，我情不自禁地叫了起来：

缅甸呀，永别了！

印度呀，永别了！

我的两个永远不忘说笑的朋友，这时就在旁边微笑道：

“还要别一声你的爱人呀！”

我没有象往天那样回骂过去，也没有气恼，只凭着栏低下头去，心里真觉得有个永别的爱人，在那永别了的陆地上面受着苦难一般地悲痛！

(艾芜作)

## 解疙瘩

一开春，村里庄户人都在自找对象闹变工。土地改革以后，人们闹生产的劲头，比往年可大的多了。

刘大有和李二牛老汉，也商量着合伙闹变工，当时农会主任李和和说：“你们两家闹变工，这是再合适也不能了！”众人们都说：“他们这变工一定能变好！”李二牛老汉和刘大有高兴地说：“我们这对象都是两情两愿，谁也没强迫谁！”

李二牛老汉是老户中农，养种着将近三十亩地，以前喂着一头牛一条驴，去年冬天牛病死了，如今只剩下了一条驴。刘大有是新翻身户，土地改革中分到一条驴，养种着二十五六亩地。两个人土地亩数相差不多，劳动力一样，又是住在一个院里，平素相处的也不错。这样两家闹变工，的确是再合适也不能了。

可是天下的事真说不定。这样合适的变工组，没变了十天，忽然聋子放炮——散了。

事情发生的很奇怪：这天大清早，刘大有正在院里收拾

昨天驮回来的炭，李二牛从家里出来了，一面紧腰带，一面说道：“今天咱们种我长畛那三亩春麦吧！”刘大有说：“行！我给咱撒籽。”谁知李二牛走到牲口槽跟前看了看，脸色突然变了，怒怏怏地返身来对刘大有说：“变工！不变了。咱们以后各管各吧！”刘大有楞了半天，不知出了甚事。看着李二牛背起犁和籽种布袋，拉着他的那头驴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刘大有也气恨恨地嘟哝道：“不变拉倒，变工我还能沾了你的光！离了你我的地也荒不下！”

## 二

农会主任李和和，这天上午在地里填去年水冲下的壕，还一没到晌午头就填完了。他扛着锹往回走，远远瞭见李二牛老汉一个人赶着一条驴种地，只见他赶着驴耕到北头，把驴停住了，又空手跑回南头，架起粪筐撒籽；撒到北头了，又把粪筐放下，拿起鞭子回过驴来，往南头耕……

李和和看着很奇怪，忙三步并着两步跑过来问道：“牛二叔，怎你一个人种？！”李二牛“嗯”了一声。李和和又问道：“刘大有哩？”李二牛一扭脖子说：“不知道！”

李和和听出话里带些气，心里盘算见是发生问题了，可是又不知道是甚问题。他知道李二牛那牛脾气：他对谁不满意，从来咀上不说，只是闷在肚里，你要去直问他，他三天三夜也不会吐一个字。李和和这时也没说别的话，只是说：“二牛叔，

我来帮你种！”李二牛只是耕他的地，没说要，也没说不要。李和和也没管他要不要，把锹往地边上一插，架起粪筐跟在他后边就撒籽。两个人谁也没说一句话。

干了一阵活，李二牛老汉停下来：“抽袋烟吧！”李和和也放下粪筐，掏出烟袋来，两个人坐在地上，打着火石点着烟。

李和和一面抽烟，一面说道：“一个人又耕又种多不顺手，你们变工变得好好的为啥又不变了？”李二牛说：“变不成吧！能变成谁还不愿意变！”李和和说：“我看刘大有也不是那种爱沾便宜不吃亏的人，为人也挺老实！”李二牛说：“不是说他人好坏。我要再和他变下去，我的驴就要变死了！”李和和忙问说：“怎？！”李二牛说：“怎？他不心疼牲口吧！本来自己甚也不懂，能的要喂牲口，老是临睡觉填上一槽草，不吃黑夜就不起来了。你想想：咱们一天分开吃上三顿饭肚里舒坦，还是一天狠狠吃上一顿舒坦？再说，他喂牲口从来不筛一下草里的砂子土，我看到他这样做，就想给他饭碗里撒把土，让他尝尝：看有土好吃还是没土好吃？”李和和笑了笑说：“这倒是实情话。”

李二牛见李和和同意他的意见了，接着又说道：“做活回来也不给牲口打滚，也不让歇一歇，马上就拴到槽上了。耕起地来，老嫌牲口走的慢，死命甩鞭子，知道牠不疼么？牲口是不会说话，要会说话，早到衙门里告他去了！”

李二牛老汉讲着这些话，脸上一本正经，李和和却听得差点笑出来。停了一下又问道：“他光是对你的驴这样，还是对他的也是这样？”李二牛说：“对谁的也是这样，就这我就看不忿！夜天他赶着两个驴驮了一回炭，连个鞍子也垫不了，把驴脊梁都压烂了！”说着跳了起来，指着驴背上压破的地方给李和和看，并说：“和他变了八九天工，我的驴总瘦了十斤肉。”李和和说：“这些意见你以前向他提过没有？”李二牛摇了摇头说：“以前我尽量忍着，说出来怕伤了两家的和气，今天我可是再也忍不住了！”李和和说：“有意见不说这可不对，你要早提出来，说不定他早改了！”李二牛只顾抽烟，没吭声。李和和又说：“还有别的问题没？”李二牛说：“别的倒没有，反正不变了，再变下去还要折了我的老本哩！”

李和和把他谈的记在心里，当面也没再说别的话，一直帮他种到晌午收工。

### 三

下午，李和和没上地，想去找刘大有谈谈。走到刘大有门口时，刘大有正在那里和泥抹后墙，李和和说：“怎你不去种地，做这些有要没紧的事？”刘大有说：“上午问遍了全村，怎也借不上张犁！”李和和说：“怎不和李二牛老汉变工了？”

刘大有听到问变工的事，停了手里的营生，蹲在地上受屈似地说：“人家不变了，又不是咱不变！”李和和也蹲下来问道：“你知道是因甚？”刘大有摊开两手说：“咱又没钻到人家肚里看，谁知道是因甚？今天一早起来还说得好好地给他种春麦，谁知过了一阵，人家说：‘变工！不变了，咱们各管各吧！’上午种地回来，他的驴也不和我的驴往一个槽上拴了，至这阵咱还装在闷葫芦里列！”李和和说：“你觉得变工当中你有甚缺点没有？”刘大有说：“我今天思谋了一上午，和他变工八九天了，从来也没思谋要沾他的便宜，咱因他上年岁了，又是军属，咱老是抢着经管牲口，挑苦重的干，种甚庄稼也是先尽他。咱不知甚上头得罪下他了！”说完低下了头，好象有满肚子委屈。李和和点了点头说：“这些我都清楚！”刘大有接着又说：“做甚事他也是独断独行，从来不和咱商量一下。”李和和问道：“这些意见你和他提过没有？”刘大有说：“你不看他那僵脾气？咱要对他提的话，早闹翻了！”李和和笑了笑，忽然又转了话头问道：“唔！你以前养过牲口没有？”刘大有觉得问的有点奇怪，忙说：“和和哥，你问这些做甚？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的底子，咱从小放羊打短工，甚时养过个牲口！”李和和说：“会喂不会喂？”刘大有说：“这又不是甚的难手艺，谁还不会喂个牲口，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？”李和和把手一拍说：“对了，你的缺点就在这上头。”

随即把李二牛对他的意见说了一遍，并说：“说到养牲口种地，李二牛老汉几十年的老经验了，比你老练的多，应当时时刻刻向人家领教！”

刘大有听罢，肚里也明亮了，忙说：“原来就为这事呀！说到这上头，这倒确实是我的缺点。李二牛老汉对牲口就是爱，去年冬天他的牛病了，整夜守在槽跟前，死了以后哭了好几天。”

李和和想了想说：“我看你们组里，主要的问题就是缺少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。今晚上咱们开个小组会，大家把话都当面说出来，你先检讨检讨自己的缺点，对二牛老汉的意见也提一提！”刘大有说：“行！你放心吧，这我能办到！”

#### 四

这天晚上，吃饭的时候，李和和端着碗到李二牛家院里来了，只见李二牛也正在院里吃夜饭，李和和说：“二牛叔，春麦种完了？”李二牛说：“没，还空有一亩多！”说着递给李和和个小板凳。

刘大有听着院里说话，也端着碗出来了，说：“喏！真是一家饭时都饭时！”李二牛没吭声，低着头喝稀饭。刘大有没在意，拿了个小板凳也坐了过来。

李二牛老汉看了看阵势说：“怎？这是要开会斗争我

啦，斗吧！反正说成甚我也是不变了！”李和和笑着说：“看你说到那里了，这事还能开会斗争？变工这是自愿，一点也不能强迫。变工组垮了，这只能怪我领导的不好，不能随时帮助解决问题。”

刘大有趁势接上说：“我们这变工组垮了，这一点也不能怪你！”

李二牛低着头喝稀饭，弄出很大响声，表示不愿意听的样子。刘大有没管他，继续说道：“这事都怪我，咱从小揽羊打短工，种地养牲口都是外行。二牛叔几十年的老庄户了，有的是种地养牲口经验，可是面前站下老师傅，咱偏不向人家领教，光是自出肚才胡乱腾，给牲口锄草锄得格节挺长，喂时候连土喂，牲口圈也不勤垫。耕起地来犁歪了，不说自己把式不行，光是打牲口！”

二牛老汉端着饭碗的手停住了，另一只手摸着胡子悄悄地听。两家的女人们也慢慢围了过来。

刘大有接着又说道：“就说昨天驮炭吧，自己本来不会垫鞍子，怕人说‘你个庄户人，连个鞍子也不会垫！’自己胡闹腾，结果驮炭回来，把两个驴的脊梁都磨烂了，惹得二牛叔生我的气，这气生的就对着哩！将心比心嘛！跌到谁头上也一样！”

李二牛老汉本来打算不开口，可是听见刘大有讲的很诚恳，想起人家平时受苦也挺老实，就是对牲口太不好了！不

过他是真不懂，不是故意。又想到：自己没给开说过，也有不是。人家把不是也揽起了，心里有点过意不去。不由得说道：“我也有不是！”李和和说：“以我听来，这件事上主要还是大有的不是多：自己不懂，又没好好学习！”

刘大有说：“今天没和二牛叔变工，一天也没借下张犁。”二牛老汉接上说道：“我今天一个人还不是没法弄，顾了这头误了那头，以前两个人一天能种四五亩，今天还是和和帮了我一阵，连二亩也没种了。”他老婆说：“今天你们是闹了咀舌啦！我说我家这老汉嘞了一天咀！”刘大有说：“也没吵架，主要是怪……”李二牛老汉抢着说：“主要是怪我这灰脾气。大有也不是那耍奸使懒爱沾便宜的人，种甚庄稼老是先尽我。主要是喂牲口，使用牲口，这牲口……”

他说着站起来，走到槽跟前，把他的驴和刘大有的驴，又都拉到了一个槽上，一面继续说道：“牲口喂不好，牠就不会给你好好动弹。咱们院里住下队伍，同志们爱说枪是他们的第二个命。牲口可就是咱庄户人的第二个命。牠是个不会说话的东西，牠饿了渴了，疼了痛了，不会说。这就要咱们下苦心捉摸，象女人们带养小孩一样。牲口一年给咱往回赚多少？咱不能象地主对长工那样刻薄！”

刘大有和李和和都点着头说：“这是骨子里的话。”刘大有说：“咱以前可没翻清这个理，只说喂饱能用就对了！”李二牛老汉说：“我知道我这灰脾气，这阵时兴民主，你们

对我有甚意见，也提提！”刘大有说道：“二牛叔处人共事挺厚道，生产也很下辛苦。就是有时候和人商量少。”李二牛点了点头。李和和接上说：“你还有个缺点：就是对别人有意见不说，放在自己肚子里忍，忍不住爆出来，就叫别人个吃不倒。应当是有意见就说，看见不对就批评，自己有缺点就改正。”二牛婶也说：“有时和我们生了气也是那样，咀脸变得怕人，谁也摸不着因甚，问死也不说一句，真是怪脾气。”二牛老汉笑着说：“嗨嗨嗨，这是我的缺点，以后也要改改！”

李和和看看疙瘩算解开了，变工是不成问题了，站起来伸了个懒腰说：“睡吧，明天早点上地。”二牛老汉说：“今天这会开得不错，以后常开这样的会就好了！”李和和说：“我是来串门子的，可不是来开会的哇！”二牛老汉笑着说：“嗨嗨嗨，如今你们当干部的，变着法子想让大家好好互助生产，这也算是开会！”说得众人都笑了。

## 五

半夜里，二牛老汉起来喂牲口的时候，只见大有正在槽前拿着草筛给驴筛草。二牛老汉忽然心里感到热呼呼的，他走过去说：“我想明天上午先种你那二亩豌豆，完了再种我剩下的那点春麦，你看行不行！”刘大有点了点头说：“行！”不由得心里也感到热呼呼的。

（马烽作）

## 洋官与鸡

“洋官来了！”

先被马场上玩耍的小孩子望见，伸手指着，呼叫了起来。大人便忙从茅屋里跑出，把右手掌遮在额上，顺着孩子的手望去：东南面倾斜的山坡，布满翁郁的绿色丛莽，静伏在热带五月的阳光里。坡边一条略加人工修筑的山路，如同一尾灰白色的蟒蛇，弯弯曲曲地在丛莽中隐现着。十多匹骑着人的马，就沿着这条蟒蛇缓缓地走了下来。人马的轮廓，已可看得分明了。小山谷里的人家，都忙乱着：有的在捉鸡，有的在捉鸭，都是捉来送给洋官的。——这是一向如此的老例。起初仅由于一二家人的讨好卖乖，不料怕官的人家，都争先仿效，相沿下去，就变成无法避免的成规了。

这小山谷位在滇缅交界的克钦山中，四面都是密生绿树的山岭。只是北面和南面，裂有窄狭的缺口，宛如山谷里的两道门户，从那里便露出明媚的蔚蓝的天空。由云南流入缅甸伊拉瓦底河的大盈江，就在这两个缺口下流过，波涛冲碰着峡里嶙峋的山石，成天成夜生气似地吼着。山谷里的平地依近在江边，

简直小得来象一只巨人的手掌，除了四家汉人开的马店，几简陋的克钦人住宅，及一座茅草盖成楼房的洋官行署（洋官来巡视时，只驻足一两天）而外，连可以栽种蔬菜的空地方也没有了。但是，地方虽小，却因处在滇缅通商的要道上，每天总有一二百匹驮洋货的马，从缅甸北部的商埠八莫走过来过夜。这里的人家便专靠开设马店来过活。由此再走一天半的山路，才得到中国地界。每月有英国官从远处克钦山寨走过来巡视一次。平日只住一个印度人，管理修筑这一带的山路的。

我的店老板，一个三十七八岁的矮汉子，鸦片烟瘾很不小，瘦削的脸上，浮现着青灰的暗色，——听见洋官来了，赶快放下咀里的烟枪，翻身下床来，吩咐我快去捉鸡，要选一只肥大的。强壮的好象一个男子汉的老板娘，就马上喝着老板的话：

“又不是你的老祖宗到了！要献个肥大的鸡做什么？”

她掉头向我说：

“老汤哥，捉那只瘦小的黑鸡好了。”

又转去叱责老板：

“肥肥的鸡自家吃不来？要给洋鬼子！”

她是汉人同傣族女人生的，自小就在干崖的傣族地方长大。一双比男子还长的足，走起路来，异常快捷，做事也很能干，只是性子没有汉族女人那样地柔顺。

“你们女人家，总是这样没见识！洋官把你送去的瘦鸡，皱着眉头看了两眼，你好意思吗？”老板一面说，一面竟来围捕这些惊逃的鸡了。

“要你才这样呆！隔壁老刘哥，前次连生病的鸡，也拿去送，不见得就犯了法。你，——哈戏！”我正赶着一只肥大的茶色母鸡过来，老板娘连忙扬着声，把慌张的鸡赶开去。

“学老刘！我看老刘就要吃苦头了。”老板板起他的面孔，张开两手，偏去捉那茶色的母鸡。这被肥大躯体害了的鸡，惊吓无措地碰进屋里去，我们马上关门来捉，它却从围捕的几只手腕上，鼓着翅子跳上了老板的烟榻，一足踏翻了吹烟的玻璃罩子灯，燃着的火，立刻熄了。香油漫溢在紫黄色的木盘里，烟针烟杯都被浸润着了。

“你妈的，捉着，杀死你！”老板的脸色气得更青了。

“好了，好了，鸡，报了仇。”到这时，老板娘才把紧张的脸解放了，唇上泛着爽心的微笑。

惊逃的茶色母鸡，终于做了我们的俘虏。老板忿怒地用力扭着鸡的两翅，亲身提到洋官署那边去。可怜的俘虏，用着它所有的哀声，一路喊叫着。

不久，老板现出满高兴的面孔，同两个牵着马的中国人走了回来，一路扬着谈话的笑声。

“呵，寸师爷来了，老汤哥快去打洗脸水来！”老板娘也勉强做出愉快的样子，迎接着客人。我正好把烟床上零乱的东

西整理好了。

寸师爷，约莫三十年纪，一张黄而略带油黑的脸，上留着几根鬍子。他是在缅甸长大的云南人，凭着会说几种语言的嘴巴，便做了洋官的翻译。自己喂两匹马，一匹用来坐骑，一匹驮行李，常常跟随洋官到克钦山中的各处山寨巡阅。我的老板暗里贩卖违禁的鸦片烟，对于这位洋官的师爷，特别献着许多小心，每次来时总请他来自己的店里住；吃饭，喝酒，吹烟，完全孝敬。师爷是满会交际的，对人总表现出笑嘻嘻的面容。有时，就连英国人的坏处，他都可以在你面前骂出来，使你十分信赖他。你有时会想着对这样的好人不设法来孝敬，心里真过不去。

午后两点钟，洋官出来巡阅，寸师爷便过去跟随着。洋官是个高长的汉子，跟着他的四个师爷（缅甸人，克钦人，傣族人及汉人）。以及几个克钦兵，都低了一个头。他戴顶涂有白垩粉的仿佛象船的帽子，穿着反领的白色汗衣，黄斜纹布的短裤，足套在长毛袜及黑漆皮鞋里，挺直的站在老刘的马店前面，打量着。当门的一列房子，才改建一个多星期，完全新的。

老刘茫然不知所措地站在门前，嘴里慢吞吞地嚼着槟榔，唇角上溢出一点红色的汁水，时而用粗大的手指抹进口去，脸皮已皱了，现出四十来岁的样儿。他的马店生意最倒楣，人家看见他那破败的茅屋，多不愿意去住，只有从干崖

担土货到八莫去卖的傣族男女，贪图店钱便宜，才肯去投宿。这样赚来的钱自然很有限，只够一家人糊口度日了。他这一两年来，夜里做梦也在想法弄钱，改建他的店房。现在他从高利贷商人那里借得了一笔款子，才算打发了一半心愿，只把当路的一列房屋，完全重新改建，他知道这是要紧的招牌，惹动旅客的广告。其余的房屋，要待发财的时候才能再修理。

洋官望了这一列的新屋子，又看看躺在足下的滇缅通商大路，便叫克钦兵拿出软尺来量量路的宽窄。随即向寸师爷讲着英语，寸师爷便翻译给老刘：

“洋官说：你新修的房子，把官家的路占了十英尺，犯了大英国的法律，叫你今天就把占了路的房子拆去，这算宽容的优待，不然，定要处罚你。”

老刘着急了，忙把口里的槟榔汁水，吞在灰色的路上，象生肺病的人唾出的血。

“我的天，做梦都没有想到，我会侵占官家的路！我哪里敢？房子照着原来的地基改建，一寸也没有移出。请师爷看，请洋官看，这是旧地基呀。唉唉，泥土是不会装假的呵！”

寸师爷就将老刘的话翻译给洋官。洋官又几哩咕鲁说了一会，望着老刘的脸色。老刘急于要知道洋官说些什么，便向寸师爷走近了一步。寸师爷掉头转告他：

“洋官说，两年前就出过布告，官家的大路，要保持五十英尺宽，修房建屋，都不得侵占一寸。至于早年的旧房子，只好听其自然，一旦改建时，就一定要依照新规矩，丝毫不能违犯的。这是大英国的法律，你明白吗？”

“呵呵，新规矩！……新规矩！”老刘伸出双手，乱抓他的头发。面容非常难看，好象误喝了一大口怪酸的醋，猛然叫道：“我不懂！我不懂！我怎么知道？天呀，我的新房子真要被拆吗？”两个拳头在空中挥，眼角上涌出泪来。

热带的五月，午后阳光是很热人的。洋官不耐烦了，伸出他黄毛茸茸的左手，把上面的长方形小手表看了一下，口气极严肃的向寸师爷说：

“告诉他，限他两分钟答复。否则就砍倒他的房子！”寸师爷立即警告老刘。

“不！不！我们拆了房屋，天呀，还不饿饭吗？房屋，这新房屋，好象我的独儿子。你叫我杀死独儿子么？不能！不能！”老刘乱摇着头，咀唇不住地抖，眼泪已经流在脸上。

洋官看着这个顽梗不化的人，知道没有自拆的希望，立叫克钦兵拔刀去砍屋壁，推倒占着官路的屋柱。

老刘一把抓着寸师爷，象发羊痴疯地叫：“我的天，救命呀！救命呀！……”

他的女人也号叫起来了，嚷骂着听不清的克钦话。她是户董山寨生长的克钦人，头上缠着尺来高的黑布帕，已抖散

了。气得直顿她的两只脚，膝下围着数十圈细小的黑漆藤子，不住地在阳光里闪耀。

壁已破坏了，柱也推倒了，新的房屋也就塌了下去。老刘象气疯了，大骂起来。

“天杀的官呀！天杀的狗官呀！……”

洋官冷冰冰的面孔问寸师爷：

“这老头儿叫些什么？”

寸师爷大概也有点可怜老刘了，才不忍心把骂的话老实翻译出来，只应道：

“他不过叫叫：上帝，救救我！上帝，救救我！”

“就是上帝也不能推翻我大不列颠的法律哩！”洋官的唇上，露出讽刺的神气，喃喃自语，一面转身带着人到吴家马店去检视。

“洋鬼子，真没有良心呵！”旁观的老板娘，这时才深深地叹了一口气。转进屋里时，老板带着教训的口气，向她说：

“这是老刘自讨得，送病鸡的报应呵！人不会做事，会处处吃苦头。你该亲眼看见了。哼，叫我学他，真是没见识的女人！一个鸡算得什么？”老板眉宇间扬着得意的光彩。

“好，多喂几只大肥鸡，专献给你洋爸爸，洋老祖！哼象这样没良心的东西，我，病鸡也不给的。”老板娘的咀永远不让人。

老板马上沉下了脸，只骂一声“你这张咀哟！”就倒在床上吹烟了。

一会儿，洋官又来我老板家查看了。路边马场上新插着粗竹片编成的篱栅，被洋官的蓝眼睛打量着。这是因为两礼拜前打失一匹过夜的马，才新造篱栅来遮拦的。洋官叫人量了之后，说是侵占了官路二英尺半，吩咐马上拆去篱栅。老板额上的青筋，气得暴露出来了。连分辩的话，都说不出；又眼见刚才老刘的事，说出来，也没有效，只把咀唇用力咬着。寸师爷带着劝慰的口气低声地说：

“英国人真难说，他们的法律，铁一样，改不动。他们办公事，一点不讲人情，不象中国的官，可以随便来的。我看，你还是自己拆的好，砍，那就太不好看了。幸喜拆篱栅并不费事，是吗？”语调十分地温和。

老板娘立刻发火似地去拆，我也照样去做。老板的两个女儿，和一个男孩，都来参加这急迫的工作。因为拆下，还可以移进去插好，砍了只可当柴烧。老板娘一面拆一面喃喃地骂：

“甚么官呀！鬼官，烟堂官，尿罐罐，不要脸，黑心肺，没良心，吃你的肥鸡，给你气闷！”

一切都查看完了，寸师爷仍然回到店里，同老板睡在烟床吹鸦片，他一面就慷慨地替老板骂洋人，不过口气还是温文尔雅地。

“英国人对待缅甸人，也是这样的。只顾在乡村地方修铁路、汽车路，好运他们的洋货，到处行销，人民的苦楚死活，他们是不管的。管的时候也有，就是你犯了他们的法律。

“这里顶烦扰你们开店的，洋官也知道是那些偷马贼，但他却当做不晓得，偷几匹马，算得什么事？休想他派兵来守夜。他们官家的钱，是用来雇暗探，专查你有没有私运军火，有没有阴着捣他们政府的乱。

“这里要他派兵来，也很容易。只要是大帮匪人出现，交通断绝，洋货不能运到云南，那马上就是洋兵到了。从前，云南地方匪多，洋货去又退回，运不通，他们差不多要派兵去剿了，你说他们不热心吗？哼，为了他们自己的事，拼命都要去干的。你的苦楚是你的，同他们没关系，为什么要来管？”

洋官的随从，只有寸师爷才懂汉人话，现在寸师爷既是这样拆穿西洋镜，谁还不放心地痛骂呢？于是，老板娘，老板的儿女，及一批来闲谈的邻家汉子，都在此时，尽量使用他们平时刻薄别人的术语，对着英国官，象箭也似地乱发，仿佛把仇敌扎成一个稻草人来射一般的痛快。

寸师爷就在这骂声盈耳中，爽心地吹着不要钱的鸦片烟。

要到黄昏了，一个克钦兵，走来店里，向寸师爷讲几句克钦话。寸师爷便向在烟床上打盹的老板，拍了一下。

“真是岂有此理，洋鬼子竟这样厚脸皮！”

“什么？”老板睁大眼睛。望见了面前站的克钦兵，白布包在头上，腰间挂着长刀和手枪，雄赳赳的样子。

“洋官派他来说，你养的鸡，很肥大，要你再送一个做晚饭的菜。”师爷末尾加一句，“真是厚脸皮呵！”

“妈的！”老板要骂下去。

“算了，不要为了一只鸡，再生事端了。我们中国人还要在他的地方做生意呵，老板，你是明白人。”师爷柔声劝着。

老板忍下去了，吩咐正在劈柴的我：“老汤哥，去把瘦黑鸡捉给他！”随即忿忿地叹息了，“算是又被贼偷了一只！”

咀不让人的老板娘便趁这机会报复说：

“不呀！选一个肥大的献去，你们男子汉怎么这样气量狭小！一两只鸡，算得什么？”完全仿着老板在上午时教训她的口气，眼里射出讥讽的光芒。

老板气得手都颤抖起来了，然而回骂不出来，只有睁大两个眼睛，盯着她。

我把瘦黑鸡捉来时，克钦兵嫌小了，摇摇头，两手作势比着说：

“格八'，格八。”

“格你的妈！”老板粗鲁地向旁边六岁的小女儿大喝一声。她吓得哭起来了。

寸师爷首先哗的一声笑出来，大家也接着哄然笑了。只克钦兵茫然的呆站着，发出一种莫名其妙的微笑。

(注<sup>1</sup>) “格八”：克钦话。大的意思。

(艾芜作)



## 光棍汉

去年九月初七，牛家堡牛二海进城赶集来了，特意给我捎来个口讯：说是任命根老汉初九要娶婆姨了，无论如何让我去喝喜酒。我想了想，就答应一准去。牛二海临走并告我说：“老马，你大概没想到，命根哥还是自由搞下的恋爱对象哩！”

听了这个消息，禁不住心里又惊又喜：喜的是一个光棍总算活成了一家人，惊的是他那股绝劲，如今也闹起自由恋爱来了。不由得想起我和他初认识的一些情形来：

那是前年冬天土地改革的时候。我们工作组刚到牛家堡，就听人们说：“牛家堡两大怪：任命根、牛兆泰！”后来一打听，这两个人果然有点怪劲。

牛兆泰是大地主牛荣举的孙子，吃喝穿戴倒也没他爷他爹那么考究，怪就怪在爱娶媳妇上，年岁不过三十五六，前后已经娶过九个媳妇（如今只留下第一个女人了）。他娶媳妇和别的财主家不一样，不讲究门弟嫁妆，只要年轻，模样长得好就行。而且专门娶得是穷人家的闺女，娶过一年半

载，过了那股新鲜劲，就给转嫁了，得下采礼再娶第二个。他娶媳妇还有个条件：就是他家除了租地放账外，还开着个赁铺，专门出赁花轿、执事、凤冠、霞帔等物件。这一带人们比喻一件事情准备齐全了，就会说：“牛兆泰娶媳妇。”意思是说甚也是现成的。

任命根是四十五六岁的光棍汉，自己不种一垅地，有时给人家打打短工，作作什活，遇着邻近村里有办喜事了的，就跟上赁铺去抬抬轿。他有个怪脾气：不爱说话，死见不得女人，有时在街上碰到女人，把脖子一略就过去了，就连他抬轿也是光抬新女婿不抬新媳妇，好象和女人有十八辈子的仇气。就为他这股绝劲，村里人给他改了改名字：叫任绝根。

我们到了村里以后，为了便于发动基本群众，决定把工作人员分散到各贫雇农家去住。但那时正是十冬腊月，穷人都是住人的家才生火，我们又不能插进去住，只有找光棍窟合适。我恰好被分派在任命根家。当时村干部们说：“咱这牛家堡虽说村子不大，可也有百十户人家，甚地方住不下个你！就挑住这个金銮宝殿啦！”“他倒也是穷苦人，不过你和那绝根人有甚住头，那是不和凡人答话的人。”他们并且告诉我说，任命根脾气很大，人性固执，谁惹翻了他，他也敢破口骂。他没事从来不出他那破窟洞，就连正月十五村里闹“会子”，他都不出来看一眼，有时人们去他那窟里坐坐，他也爱理不理，甚至还给你碰个钉子。因此人们称他那破窟

是“金銮宝殿”——闲人不敢进去。总之，村干部们说了好多住到那里不合适的话，他们是怕我受制。但我们分配的任务是要发动这批最不觉悟的人，同时我也想看看他究竟是个怪人。

干部们见我很坚决，只好让招待员牛二海领去了。

任命根在村西头住，院子很破烂，院墙塌得象城墙上的垛口，院里长满荒草，只有中间一条光溜光的走道，直通北面那间破窑。窑洞没窗户，当中是个一炷香门，挂个草帘子。

牛二满在院里一面喊道：“命根哥，给你引来个同志。”一面打起草帘往里走。我也跟了进去。

一进门，窑洞里墨乎乎的，半天才看清炕在后边，前边地下摆着些破箱烂篓，满地是柴草圪渣，脚走上去沙沙作响。任命根老汉蹲在炕头上抽烟，旁边卧着个黑色的小狗娃，我们刚一进去，小狗娃就跳起来“汪汪汪”地乱叫，任命根老汉拍了拍牠的头，说了句：“升半麦子，乖乖的！”那狗便不吭声了，又卧在了原来的地方。

任命根老汉穿着一身破皮奥皮裤，头发有寸数长，黑碴碴的连鬓胡，眉头上挽着颗疙瘩。他抬起头来看了我们一眼，没吭声，又低下头“叭达叭达”抽他的烟。

牛二海把我的行李放在炕上说：“命根哥，咱工作团老马来你家住住。”我也接上说：“老人家，我来和你作个伴，要麻烦你啦！”半天他才爱理不理地说：“不嫌赖你就

住！”

牛二海帮我扫了炕，见是泥皮炕，忙去借来一领蓆子，又给借来张炕桌，还送来些灯油。打发牛二海走了以后，我就忙着铺整行李，一面和任命根拉话；问询他过去作甚，家里以前有几口人，有多少地土，……但我问上十来句，他顶多回答上一半句，我听着也摸不着头脑。后来我就给他说了些地主老财剥削穷人，土地改革贫雇农翻身的道理。开始他一面抽烟，一面抚摩那个小狗娃。随后，忽然把烟袋往炕上一甩，身子往炕上一仰，粗声粗气说：“麻腿烦！”这下闹得我挺没意思，我当时真想马上就搬走，后来一想还是忍住了。

和任命根老汉住在一块，起初感到挺别扭，但后来慢慢也就习惯了。

他吃饭从来不按顿数，有时一次就做下了几天的饭，遇着饿了，一天难免就吃四五顿，遇着不饿，说不定只吃一顿，有时半夜睡得不耐烦了，起来就做饭，吃了饭天还不明，躺下再睡。蒸下的窝窝多半是生的，稀饭里常漂些柴叶子。有时做饭中间忽然生了气，又是甩盆子，又是骂碗筷，甚至往炕上一坐骂道：“日你个祖宗的，老子不吃了！”可是过上一阵，叹口气，又做去了。他从来不洗锅，不扫地，吃水也是拿个小罐去井上现提，他自己没桶，也不借用别人的。

我常帮他洗锅扫地，有时去邻家借副桶担担水。他不表示欢迎，也不表示拒绝。每逢这时候。他总是自言自语地说：“日熬他个祖宗的，这活糙的是个甚？！还不如死了！”

他就是这股绝劲，不爱说话，爱一个人生闷气，可是高兴的时候，就拿烟袋敲着炕沿，哼几句山西梆子，或是要逗耍逗小狗娃。这只小狗娃，是他用升半麦子从集上换来的，所以名字就叫成了“升半麦子”。每逢他从外边回来的时候，升半麦子就扑到了他跟前，含他的裤子，嗅他的脚，并且用两只后腿站了起来“汪汪汪”叫。这时命根老汉也高兴了，用两手抱起来说：“好，好，升半麦子！学乖了，学乖了！”后来又不知从哪里找到了一条红布条，拴在小狗脖子里，他抱起来左看右看说：“升半麦子，越打扮越漂亮啦！哦，你说对不对！喂，说呀！”命根老汉和升半麦子很有感情，他每次抬轿赚回来的糕啦，馍馍啦，总要喂升半麦子一些。升半麦子好象也很听他的话。

我们相处的时间长了，命根老汉有时也和我聊聊闲天，谈谈家常理短，慢慢我也就知道了这老汉的一些身世。

任命根老汉，从小就受过很多苦处。他老家是绥远，本来姓唐，爹叫唐牛牛，租种地过活，三十五岁上娶过他娘，那时他娘才十五岁，和找下个老子一样，女家穷得卖闺女，男家穷得娶不起大的，穷人家，只好这样瞎凑合。

命根十三岁那年，绥远地面遭了旱灾，不要说庄稼了，地里连草都不长，穷人家只好吃草根树皮，吃观音土过活，他爹上了年岁的人，后来吃观音土吃死了，死了以后全身浮肿，没钱给买棺材，尸首在炕上挺了三天。那时有好多人贩子，在那一带收买女人。他娘看看没法，就自卖本身，得了人贩子五吊钱，买了张蓆子，卷着把他爹埋了。以后，母子俩就跟着人贩子来了山西。

人贩子把他母子带到这村，五十吊钱就卖给了任长有老汉，他也就改姓了任。那时任长有老汉四十大几岁了，还没娶过婆姨，就他光棍一个人，给本村牛荣举家当长工。牛荣举那是全村首户，进过秀才，娶的大小老婆。牛荣举比任长有老汉只大几岁。可是人家已经有三个出嫁了的闺女，两个门扇高的儿子。大儿叫牛绪植，在日本国念洋学堂，娶的日本太太；二儿叫牛绪槐，在家经领庄户，那时，牛绪槐也已经有一儿一女了，儿就是如今的牛兆泰。

任长有老汉给人家当了二十多年长工，娶过他娘以后，他娘给人家作饭，他给人家当小长工，一家三口，都成了人家的佣人。

第二年春天，牛荣举大老婆得了伤寒病，让他娘白明黑夜侍候。后来把人家侍候好了，他娘却也染上了伤寒，穷得没钱请医吃药，病了二十多天就死了。他娘临嚙气的时候，拉着他的手，对他后爹说：“我是个苦命人，命根就当成你

养的，好赖把他拉扯大！”那时命根哭得死去活来，他后爹也哭，说他更是个苦命人。

以后，父子俩还是给人家当长工，任长有老汉也无亲无靠，对待他也挺不赖。他每日除了喂猪喂狗，帮他后爹切草垫圈以外，还要给人家看小孩，牛兆泰那是他从小抱大的。跟上小孩，他可把耳光多挨了。二先生婆姨一听见小孩哭，出来不问青红皂白，揪住耳朵就打。一次，小孩看见他爹出门骑马，哭着也要骑，他娘听见小孩哭，扑出来把命根打了个耳光，狠狠地说：“十五六岁的人了，连个小孩也不会看，把饭喂了狗还能看门！小孩要骑马，你不会爬倒让小孩骑一骑！”他含着眼泪爬在地上，她把孩子抱着骑在命根背上，并用脚踢着他喊：“得儿啾，这个死马走得这样慢！”他两手托住地，两膝跪着，往前爬，小孩在上面高兴得笑了。骑了有一顿饭工夫，这才下来。从这以后，小孩学会了新要法，不管在街上或在院里，一想起来，就让命根爬下当马骑，还拿柳条打着，让快走。大了以后，上了书房，每天上学送下学接，都是命根的差事。命根年岁大了，就给他家当了长工，受过的欺压，说也说不完。

我听村里人们说，任命根老汉年轻时候，曾经娶过个媳妇，但命根老汉却从来没和我谈过，每当我问起他这件事时，他总是把头一摇说：“唉！提那些作甚，甚也是命里注定的，知命君子不怨天！”一说到打垮封建，土改翻身的

事，他就说：“你们倒也是好心好意，不过，唉！外财不富命穷人，命就把人制煞了！”我知道这老汉这颗疙瘩没解开，断不了常给他开说开说。他倒也还注意听。再也没发过脾气。只有一回，我一句话问得戳起了他的火：

那天晌午，我吃罢饭回来（我们是在各家派饭吃）。一进门，见命根老汉坐在炕上，脱光膀子，缝皮奥上扯破的地方。升半麦子悄悄地卧在他旁边。不知怎一下针扎住手了，他猛地连针带皮奥就扔在地上，一面揉了揉手指头，一面骂道：“日煞你祖宗的！”骂完便拿起烟袋只顾抽烟。升半麦子这时很不识眼色，跳起来含住他的裤管要闹，命根老汉骂了句：“去你娘的！”一脚就蹬在地上，升半麦子叫了几声，吓得钻到墙角的柴草堆里去了。

我这时从地上把皮奥捡起来，一面替他缝，一面说道：“老任哥，看你连个烧茶做饭，缝衣补袜的人也没，等翻了身，应当娶上个婆姨，好……”我的话还没说完，他的眉眼已经变了，把烟袋一甩，和谁吵架似地骂道：“女人都不是人，老子手里有兵马，把你狗日的们都枪崩了！”这一下闹得我又摸不着头脑，但也没敢问什么，那几天恰巧又是好日子，他常跟上赁铺出去抬轿，我也忙着和别的贫雇农们谈话。他一抬轿回来，就一个人生闷气，所以我们也再没谈什么。

隔了几日，我们村西头的贫雇农小组成立起来了，任命

根不愿意参加，我们也没勉强他，大家都觉知他肚里的疙瘩没解开，议定平素能和他答上话的牛二海几个人，常去和他谈叙谈叙。

一天，我们贫雇农小组开会，大家诉苦挖穷根，我把任命根老汉也拉去了。会是在牛二海家开，我们去时已经开了。炕上地下坐着有八九个人，正谈得起劲，有的讲过去租种地的苦处，有的讲当长工受的剥削。接着是刘官官老婆讲述她的苦处：她男人活着的时候，租种牛兆泰家二十亩地，有一年天旱没收成，牛兆泰逼着要租子。牛兆泰看上了她闺女，就硬娶去顶了租子，过了一年多就卖给了贩子，人贩子就带到绥远“放鹰”放给一家庄户人，人家待她很好，她不忍心炕人家，就没有逃跑，可是过了没两个月，就被人贩子暗里拉出去填到井里了。刘官官老婆一面讲，一面伤心地啼哭，别人也替她叹息。众人也接上说牛兆泰糟蹋女人的事。牛二海说：“狗日的老财们五房六房娶老婆，穷人们受上一辈子打光棍。拿上咱们的血汗钱他们受用！”

任命根一直没说话，只是蹲在门背后抽烟，悄悄地听，间或也叹两声气。这时，众人说：“命根哥，把你那苦水也倒倒吧！”任命根说：“说那抵甚事！”牛二海说：“咱命根哥认定是命里穷，咱们给他算计算计，倒底是命里穷，还是地主剥削穷了！”接着人们就给他七咀八舌算剥削账：他以往给牛兆泰家当长工，一年种多少地？打多少粮？除过地

主家底垫花销和他的工钱，地主不动弹净得多少？牛二海说：“牛兆泰早十来年，一年净收一百多石粮，这是从甚地方来的？你要不给他种，他的地能自己长出庄禾来，这还不是剥削了你的血汗？！你当了十来年长工，甚也没闹下甚，人家可是越过越发了。

在人们讲这些话的时候，任命根仍然没开腔，但却不断点头。

会从半前晌一直开到天黑。散会后，我就去派下饭的人家吃饭。吃完饭，回去时，只见命根老汉拿破被子包着头，已经睡了。升半麦子扑过来叫了几声，在我腿上嗅了嗅，又跑回柴堆里卧下了。我把灯端在小炕桌上，坐下来整理材料。只见任命根老汉，在破被子底下不时动弹：左翻一个身。我也没管这些，只顾整理材料。一灯盏油快熬干的时候，我亦晒了，正收拾要睡觉，忽然任命根老汉把破被子一掀坐了起来，扑闪着两只泪汪汪的眼睛说：“我日煞他祖宗，害得咱人不人鬼不鬼，这许就是地主剥削的！”我说：“你想通啦？”他点了点头说：“我思谋了几天几夜。咱这真是黄瓜到圪蒂上的人。今天众人这样一算账一开说，我也找到受穷的根子了！”停了一下说：“老马，你知道我以前也娶过婆姨，说起来也是伤心事！”我让他讲给我听听，他抽了袋烟，呆呆地看了半天窑顶，就起根由头给我讲述。

原来，他二十七岁上，牛兆泰已经十八了。那年牛荣举

给孙子娶媳妇。那可热闹翻天了，娶得是城里万顺当东家的女儿。那时，他和他爹前一个月就忙上了：磨面，杀猪，城里买东西，送礼抬食盒，……一天连个抽烟放屁的空也没。临到娶的那几天，更加忙了：请朋友唤亲戚，搭彩棚，扫院子，搬桌椅板凳，……忙得半夜不能睡，水还没担完，牛荣举就叫了：“命根，把祠堂里的供器都搬出来！”还没搬完，二先生又喊了：“命根，请礼房先生来！”“命根，叫响工们快来！”……

娶亲的那天，真比五月二十三日老爷庙上唱戏还热闹。来的客人都是骑着马坐着车，连住三宅大院子里，都搭着布棚，一顿要开四十多桌席。娶亲就更排场了！四乘花轿，四班鼓手，开道锣，官衔灯，金瓜，钺斧各样执事摆了一道街，……女方的嫁妆也多极了。他和他爹是给人家端饭，帮厨子洗碗，帮人家忙。连着又忙了五六天，这才过去。

那时，他心里很难受，人家十七八岁的娃娃娶过媳妇了，自己二十七了，还是个光棍汉，一天起来愁眉不展，他后爹也看出来，劝他说：“咱生下这穷命了，咱不能和人家财主比。咱父子们好好受，慢慢积拈几个钱，也给你娶个媳妇，也就象个人家了。”从这以后，父子俩过日子更加省吃俭用，晚上连灯也不点，怕费油。这样过了五六年，总算熬拈的买下了五亩地，那时人们都说：“命根家发了！”在往日里，穷人家置几亩地真是稀罕事。那时，命根已经三十二

三了，老人想给娶个媳妇，甚不甚有个人给作茶作饭，缝缝补补。再有一说，倘或生上一男半女，一门香火也有个接替了。

那是民国二十年秋天的事，一天下午，人们正在庙门前闲聊天，命根和他爹也在那里，还有李丑旦老汉。恰好王家庄王楞中背着个搭连过来了，也坐在树下来歇腿，那人是牛兆泰的表兄，有一张好咀，三教九流都接交，牛兆泰转嫁女人，都是经他的手，他和李丑旦、任长有老汉也都认识。说起给命根问媳妇，王楞中说：“这事可碰巧了。我家就住着个人贩子，从东路贩上三四个女人来，出手的留下一个了，这个有二十来岁，比那几个都要强，人挺精悍，模样也不赖，才要五六十块钱，那还不是咱娃的个好媳妇？”人们见任长有老汉有心事，也帮着说：“成不成明日叫命根去相看相看，要是对了，多出几个也不打紧。”三言两语就说妥了。

命根回去，一夜没睡好，说不来是甚滋味。

李丑旦老汉是个热心人，第二天吃了早饭，就跑来了，要陪上命根去相媳妇，还给借来两件新衣裳，帮着穿戴起，两个就起了身。临走，任长有给带了二十块钱。

离王家庄七里地，不一阵就到了。俩人走进王楞中那个大院子，听得上房里“哄吵哄吵”很多人。这家又开赌场，又卖大烟，三教九流甚人也来。

命根和李丑旦老汉进了上房里，只见炕上地下人很多，满家烟雾，当炕摆着一盏大烟灯，有两个人横躺着，正“嗤嗤”地抽。王楞中见他们来了，忙招呼说：“快上炕，哦！那货在东房里咧，喝碗茶再看吧！”又指了指地下椅子上坐的个人说：“这就是人主家。”那个人站起来点了点肉头，那人吃得可胖啦！有四十来岁，嘴里还镶个金牙。看了他们一眼说：“这货是谁承手啦？”李丑旦老汉指了指命根说：“就是这后生！”人贩子“唔”了一声就出去了。

一阵，那女人进来了，人贩子跟在后面，女人穿着一身红花洋布衣服，外路女人到底开通，一进门，拨开众人就坐在了炕头上。李丑旦老汉站在地下，命根坐在炕沿上，正和那女人打对面。那时命根虽然三十多岁的人了，但这还是第一次，羞得脸上一股一股火热，心跳得好象要吐出来一样。

只听李丑旦老汉说：“我这眼不行，命根看对眼了没？”命根没敢吭声。炕上坐着个走戏班的笑着说：“对了！对了！男的尽管看女的，女的尽管抿着咀笑，这还不是对了！”王楞中说：“倒底是唱小旦的，一下就看出门道来了。”引得满屋子的闲人们都笑了。

女的坐了一阵就走了，两方面就开始讲价钱。人贩子看见他们愿意，抬高行情不下，出口要下八十块钱。李丑旦老汉说：“这还能弄成？五十块也得任长有老汉出身大汗咧！”命根也想挑个毛病往下搬价，可是又觉知没毛病，半天才说：

“不值那么些，你看脚有多大！”人贩子说：“你是娶媳妇列，娶脚啦？外路女人那有脚小的？这阵通时兴天脚，大脚板作甚也方便。你这可是外行话！”李丑旦老汉说：“说成甚价钱也太大啦，最多出个六头几十块也就不少了！”人贩子说：“六十块娶个八十岁老娘娘可以，这是甚货，你买个口轻马还不得七十搅八十？”争来争去，搬不下价来。后来王楞中帮衬说：“我说句公道话吧，你们再多出上十块，主家少要上十块，一句话：七十块钱！”人贩子不答应，说：“我这一路花费了多少，连本钱也不够了！”王楞中说：“不说那些了，这都不是外人，就当 I 用了你十块，再说还是一门亲。”李丑旦老汉说：“任长有老汉临走嘱咐最多出六十，七十这还行？！”闲人们说：“只要人对了，多出几个也不算甚，口还轻着列，才二十来岁。十几块钱，你们担起来吧！”李丑旦老汉不敢拿主意，和命根商量，命根也觉知有点多，后来闲人们又打帮了一气，就说成了。

屋里就有个写婚书的，当时就写了一张婚书，花了一块钱，村公所去盖了个戳子，又花了一块，连上谢媒人，酬乡地，一共花了八九块。人贩子马上就要些定钱，他们把剩下的十来块钱都给了他。

命根和李丑旦老汉回来，把这事告给了任长有老汉，任长有老汉一听花了七十块钱，马上脸色就变了。可是老汉见儿很高兴，又是李丑旦老汉帮衬的，也就没说什么。

那天晚上可忙坏了。任长有老汉出去求牛荣举借钱，命根和李丑旦老汉张罗办喜事：把家里打扫了一下，连夜碾了一斗糕面，又买了一张红纸写了副对子。

第二天，李丑旦老汉给借来一头驴，驴背上搭了床红褥子。任长有老汉把借下的六十块钱交给命根，命根就拉上毛驴娶去了。

女人总算顺顺当当跟上来了。一路上她骑着驴，命根跟在后边，命根羞得连话也不敢说，她却不时拿膘他，引逗和他说话。

回到家里，只见院里已打扫过了，当院摆着一张三条腿桌子，另一条是拿砖头支着，上边放着一升粮食和弓箭等物，有几个邻家婶子大娘们帮着捏糕和面，李丑旦老汉和任长有老汉也忙着张罗。就在当院拜了拜天地，吃了顿素糕豆和面汤，就算结婚了。

娶过媳妇，任长有老汉虽然背了一身债，可是心里却挺高兴，见了邻居们就高兴地说：“总算完了一宗心愿，死了也对得住他娘啦！”命根的喜悦就更不用说了，人前人后都是笑谜谜的，闹家务的劲头更大了。可是过了三四天，却出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：

那天黑夜，下着雷雨。命根白天受了一天苦，很疲累，一觉就睡到大天明，睁眼一看，新媳妇不在了。父子俩四处也没寻见，才发现炕上铺着的红褥子也不见了，另外还丢了

不少东西。这显然是卷上财产逃了。至后一打听，才知是娶个“放鹰”的。那时，命根气得不行，要找王楞中和人贩子打官司，村里人们劝解说：“你又没凭没据，又没钱没势，人家反过来问你要人，你怎对答？”任长有老汉也说：“由命不由人，总是命里该咱受这艰难哩！”就这样，白白燕了口气。

讲到这里，已经鸡叫了，灯盏里已经添了两次油。地下墙角里卧的升半麦子，不时弄得柴草沙沙作响，好象睡不着的样子。我听得也呆了，我真没想到这老汉经过这许多折磨。他抽了一袋烟，接着又说道：“出了这事的第二年春天，牛荣举逼着要账了，我后爹一狠心，把五亩地给了人家，老汉黑夜里上吊死了。我气得病了三个来月，那时躺在炕上没人管，就是李丑旦老汉和些邻家们照顾照顾。在我病的时候，听说牛兆泰生了儿，牛荣举得了重孙，高兴得不得了，作满月那天，牛荣举提早作六十寿，听说从古以来也没那样热闹过，整整四辈子，但人们为了恭维人家，给送了个“五世同堂”的金字匾，咱娶了媳妇，闹得成了一个人。从那时起，我就认清了是自己命不好。从那时起，我就把女人恨到骨子里了。等我病好了以后，人家已经又雇下了长工，我也没心思再受了，就这样糊糊涂涂瞎活。没事连街也不愿出，看到别人家儿女一大堆，自己就伤心，活得不如人，真想早点死了。”

我说：“象你受的这许多折磨，还不都是旧社会旧封建势力、地主阶级害的？！”命根老汉点了点头说：“这些时你给我讲的道理，我都想过了，起初咱只死抱住命运，慢慢自己左思右想，觉着二惑二信，今天开了这个会，我这脑筋才算通了！”我说：“不过你光恨女人可也不对，女人放鹰，也是被旧社会害的，象你遇到的这个，说不定也是被人家逼得没办法！”任命根老汉点了点头说：“如今我也是这样想！”

从这以后，他就慢慢地积极起来了，经常参加开会，和人们来往也有说有笑了，斗争地主的时候，也上台诉苦。以后又被选成保管委员，清理地主家的财产。

分配果实前，我生了病，工作组决定把我送回县上去。还没等得派担架，任命根老汉来了，另外还找来过去和他一块抬轿的三个人。命根老汉把我扶到担架上，亲自抬着送到城里。

初九，我骑着自行车到了牛家堡，去时候已经多半上午了。快到村跟前，远远就望见村口上站着个人，手搭在额上向我这边瞭，看样子好象任命根老汉。等我走近了看时果真是他，只见他穿着一崭新的蓝奥黑裤，紧着条白腰带，头发剃光了，胡子剪得很短，脸上红光满面，至少年轻了十岁。他一见我就扑了过来，我连忙下了车子，他拿左手一把就握住我的右手背，高兴地说：“我出来瞭你好几趟啦，只怕你不来。”我说：“老任哥，恭喜你！”他“嗨嗨嗨”

地笑着说：“大家都喜！大家都喜！”我又问他说：“听说你还是自由找下的对象，是真的么？”他只是“嗨嗨嗨”地笑，没有马上回答。

我们相随往村里走，路上他才告诉我，女的是李家山一个寡妇，有三十来岁，没儿没女，还是村里的妇女委员。他后来亦被村里选成了农会副主任，这两村是一个行政村，他们常在一块开会，后来就认识了，慢慢就发生了感情，命根老汉不好意思地说：“这事说不清楚，嗨嗨嗨……”我忽然想起了他以前那股绝劲，便学着他的腔调说：“女人都不是人，老子手里要有兵马，把她们都枪崩了！”命根老汉不好意思地笑着打了我一下。我说：“你这性情可变啦！”他说：“如今翻了身，觉知活得有意思了，看见了人就想说道说道。”

走到了牛荣举大门口时，见门上贴着一副红对子，人们出出进进，命根老汉说：“如今咱住到这里了。”我们一进院，一条黑狗扑过来摆尾巴，命根老汉高兴地说：“升半麦子，你还认得咱老马？”院里有好多男男女女跑来跑去，忙着布置会场。左边穿廊底下坐着一班响工，见我进去，“唔哩哇啦”吹打了一阵。任命老汉说：“咱说不要闹这些排场，他们非来不行，这都是些朋友弟兄们，他们硬要来热闹热闹。”他把我引到上房里，满屋子亮堂堂，炕上铺块新毡子，坐着个三十来岁的女人，穿戴得挺朴素，看起来挺精悍。

炕边上坐着些本村的妇女，地上坐着些村干部。这些人我都认识，见我进去都起来让坐，问询。刘官官老婆、牛二海老婆也在那里，她们笑着说：“老马，赶来喝喜酒啦！你看人家命根哥自由下的这好对象。”说着指了指炕上坐的那个女人，女人忙下了炕，任命根笑嘻嘻地对那女人说：“这就是咱老马同志！”她一面给我倒茶递烟，一面说：“早就听说了！”我把带来的一点礼物（两块手巾两块肥皂）放在炕上，任命根老汉急得说：“谁叫你枉花这些钱！谁叫你枉花这些钱！”

一阵，牛二海来了，告我说女的是任命根昨日亲自接来的，今天举行文明结婚。说了几句，又忙着张罗去了。一阵又跑进来把人都叫到院里，院当中摆着一张红油高桌，院子四边已经站满了看热闹的男女，牛二海忙着东跑西跑，又是指挥响工吹打，又是让任命根两口向领导人行鞠躬礼，又是让我讲话。最后是拉着任命根老汉让讲话，接着上来好几个人，把他硬拉到了桌子跟前，命根老汉脸红了，不好意思地扭着头，半天才说：“咱翻了身啦，以前咱抬了十来年轿，如今，嗨，如今……活成一家人了。”逗得满院子人大笑。牛二海说：“命根哥抬了十来年轿，没坐了坐轿子，这可是个缺点，走，咱们抬轿子去。让咱命根哥游游街！”马上有好多村干部民兵们跟上跑了，急得命根老汉直叫喊。

一阵，把赁铺的两乘轿子抬来了，小娃娃们还扛来些金

瓜钺斧之类的东西。好多人拥上来，不由分说，把命根两口子填在轿子里，年轻人抢着抬上，响工吹打着，一气拥出大门游街去了。……

( 马烽作 )





出版：洪炉文化企业公司  
地址：104-A, Killiney Rd.,  
Singapore, 9.

承印：理想纸品印刷公司

日期：4 - 1974

定价：M\$ 0.90 e